

我的除夕

◎茂名石化 江光亮

“家”一字,在中国人眼里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所赋予的含义远比字典上解释的多得多,尤其是在除夕那一天,家就是每个人心里沉甸甸的爱。

作为一个倒班工人,除夕在家过还是在车间里过,就看班次轮序,所以很多同事都会提前算算,除夕那天自己班轮到上什么班。今年的除夕,我刚好是休息,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团年饭,这让父母十分高兴。对于我这么一个在茂名土生土长还在本土工作的人来说,除夕之夜的团年饭几乎天天都可以复制,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有我的父母从不这样认为,也许这一天的气氛让我们感到别样的不同,但我想更多的是我们的血液里本就流淌着遵祖制的血脉。

每一年的除夕,如果我不当班,我和家里人早早地赶回乡下老家,因为最繁琐的新年“程序”在乡下完成。回乡的路上,闻着乡下空气中弥漫的淡淡的焚香味儿,听着远远近近一传来陆续的炮仗声,看着路上偶尔遇见亲戚朋友对方露出的惊喜神色,心情总会澎湃一下,然后略微感慨:这就是过年呀。

一路风尘仆仆,回到乡下老家,有几件事是必做的:贴春联,贴门神,拜菩萨,祭祖先。小时候我就是做这些事的配角,跟在父母背后打下手,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做主角了。爸年纪大了,爬楼梯烧香是我干的活了;我工作了而父母退休了,是我到我挺身而出给亲戚朋友发红包的时候了。

从乡下忙完就赶紧回市区的家里吃年夜饭,然后就沐浴更衣坐等春节联欢晚会。除夕一天的精华部分我觉得就在这傍晚时分了,通常情况下,年夜饭的丰盛不是其余364天的晚饭可以比的,小时候在这顿饭父母会给予我特权可以不吃饭光吃菜,对于自小被老妈规定不给够两碗饭不许下饭桌的我来说这种特权可遇而不可求。现在长大了,吃什么吃多少有自由,但这老传统的特权我保留了。晚饭后,我迫不及待地给父母发红包,说句心里话,给父母发红包是件挺快乐的事,父母接了红包后会很快地给我回红包,结果是很明显的等价交换,但我很开心,因为爸妈还是很疼我。

除夕让我们的身份证离过期又少了一年,这意味着我又大了一岁,我会变得更成熟,更懂做一名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也意味着父母又老了一岁,他们的鬓角会变得更花白,脸上的皱纹更深。除夕,我喜欢却又抗拒,这真矛盾。

两条路

◎河南信阳石油分公司 郭祥

先讲两则近日网络流传的小故事。

一曰花甲父母为女儿扫30里雪路。家住陕西省延安市姚店镇元龙寺乡的彭彩琴,大学毕业后在榆林一家公司上班,年前腊月二十四,归心似箭的她带着各种年货和喜悦的心情,踏上返乡的旅途。光明似箭,春节假期很快结束,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却封堵了彭彩琴的返程路。未曾想,其年逾花甲的父母为使女儿顺利返城,竟然一大早手持肩扛工具,令人称奇地为女儿扫了30里的风雪返程路。

二曰六旬父亲放心不下儿子雪天开车,陪同2450公里返城。家住内蒙古赤峰市丹凤镇,在重庆市工作的蒙超,如彭彩琴一样农历腊月回乡省亲。同彭彩琴不同的是,蒙超回乡开着自己新买的爱车。2月5日大年初六,蒙超返城。60岁的父亲不敢放心儿子只身一人开车上路,花费45小时,陪伴儿子走完2450公里的漫长返程路。

凛冽的寒风,蜿蜒的山路,映衬着彭彩琴父母顶首扫雪的艰辛背影,一扫帚又一扫帚而无怨无悔。漫长的归途,记录着蒙超父亲的叮咛和提醒,“安全抵达,我才放心。”是一个老父亲对爱子的人生箴言。相对于年前亿万中国人不远千里,不辞劳苦,舟车劳顿回家过年的令人感动,这两则彰显父母大爱的小故事,更让人彻悟思念,甚至泣下。

“小岫山来高又高,四面七十七道师,道道是尖笋。”陕北民歌的歌词形象地道出了陕北高原的地势险峻。30里的险要山路,风雪弥漫,不要说年逾花甲的老人持帚扫雪,即便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徒手行走,恐怕也会心生胆寒。如果说驾车行驶一百多公里探亲访友,是一件令人心情愉悦的事情,那么,2450公里的由北国雪原到西南山区的旅途,对于驾车返城的蒙超来说,绝对是一次充满风险,令人心跳的漫长行驶。

两件看似如“上刀山”般的难事,彭彩琴的父母做到了,蒙超的父亲做到了。当年逾花甲的老人毅然为子女作出惊天之举的时候,为子女的我们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亲情得到了呼唤。当我们的父母一年老似一年,甚至风烛残年的时候,我们应该为父母做什么?其实,父母也不需要我们多做什么。创作于1998年的《常回家看看》,以其真挚质朴的歌词,优美抒情的曲调,倾述了中华儿女对家的那份牵挂,表达了人之父母对子女的眷顾,击中了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的地方,那就是亲情,那就是孝顺,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对师长的孝顺和关怀。说实话,父母真的不需要我们多做什么,唯一的要求就是“常回家看看”。

令人无奈的是,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为了生活,为了各自心中五彩斑斓的梦想,远走他乡,奋力拼搏。一年当中,只有春节期间能回家看望父母,与父母有一个短暂的团聚。就是这样短暂而珍贵的亲情陪伴,也因为走亲访友、同学聚会等社交活动而大大缩水。难怪彭彩琴泪眼婆娑地说起春节期间,真正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三天,当脚下踩着父母扫出的30里山路赶到火车站时,内心涌动着的不仅仅是感动,更多的是难以在家尽孝的遗憾。记得我在一篇短文中说过,恕我无能,我是一个没有“远方家”的人,大半辈子没有远离故土,磨磨蹭蹭也到了故土难离的年龄。由于离母亲较近,所以能常回老屋看看,这又是我感到庆幸的事情。

过去四邻的老年人习惯用农家历算日子,除夕是重要的时间界点,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吃过除夕团圆饭,放过子夜迎新炮,就算迈进一个新的年份,全家老少喜添富贵。大年初一上午回老屋给老母亲拜年,衣着一新,神态清爽的老母亲,如同家里来了贵客,满心欢喜地招呼着子女和孙辈,拿吃送喝,忙得不亦乐乎。2月11日,我送在粤求学的儿子返德,离别之际,虽没有彭彩琴、蒙超父母的惊人之举,眼眶还是禁不住热泪涌动,那是对手中放飞的风筝的一份牵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光之钟,不因千万家万户的春节团聚而放慢,亦不因父母怜爱子女的举动而停摆。一条蜿蜒30华里的风雪山路,一条漫漫2450公里的寒冷公路——如果说2014年的春节,给我留下什么记忆深刻的时代影像的话——那就是这两条又短又长的浸润“弹竭心力”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路。

围湖捕鱼

◎华中分公司 王跃坤

我家在洞庭湖旁,虽说离开家乡有三十年了,但有关洞庭湖的记忆特别深刻,特别是接近年关,围湖捕鱼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是标准的鸡泽而渔。

我家翻过大堤就是洞庭湖,放眼望去,满眼是洪水退去后被过路的小堤所分隔成的小塘。我们小孩总是盼望年底干塘捕鱼,这事似乎一直是过年的大事之一。

每到这一天,无论男女老少,一般都早早出动,带上工具,拥往鱼塘边,我们小孩也三五成群在一旁凑热闹。干塘的第一步是利用现有过路的小堤将湖分成小块,将缺口堵上,然后用小型柴油机带动泵抽水,持续一到二天,才能将水抽干。水被抽得快要见底时,鱼群开始渐渐跃出水面,此起彼伏,蔚为壮观。

此时小孩子是最热闹的,从一边跑到那外一边,好象小鱼在跳动一样;村民则早将鱼塘里三层外三层围个水泄不通,协力撑开大大的渔网,自湖的一边向另一边摸去,如此来回往复,拉上一网又一网活蹦乱跳的鱼群。

其余的人也不闲着,自带小网摸向塘中央单打独斗,装备不够的人,便直接卷起

裤管,也不管冬寒水冷,直接在靠岸边的地方打摸起漏网之鱼,有时碰上一条大鱼,顿时满塘人头攒动、泥浆四溅、喊声一片,在水里的人自然是手忙脚乱,岸上的人也成了最卖力的啦啦队,声音一个高过一个。这个阶段仍然在不断的抽水和放水,随着水的不断减少,湖面不断缩小,直到最后完全干了,我们也不断向中央拥,完成竭泽而渔的工作。

我们小孩子们早找到了最好的游乐场,女孩子拿着父母自制的罩子,兴致勃勃有出水口守株待兔,等待漏网的小鱼,一般是二三两重,甚至更小的鲫鱼、刁子鱼,若运气好,捡到一条肥胖的红鲤,便是一片高声笑闹。我们男孩则早脱得只剩下毛衣单裤,蹿入了塘中。等鱼捞得差不多了,大人开始清理一筐筐的鱼倒在脚边,瞬间堆起一座小山,鲢鱼放一处,草鱼放一边,鲫鱼放一边,鲤鱼放一边,然后是平均分到每家,日暮西陲时,热闹一天的湖便慢慢安静下来,村民各个满载而归,带着一身鱼腥味陆续散去。狼藉一片的塘中,却还会有三五成群的孩子,在愈来愈浓烈的年味中,执著地低头寻觅着。



乡村灯谜

◎河南南阳颍川石油分公司 黄龙江

猜灯谜是少年时代正月十五的一道必修课,也是丹江湖区城乡的一道美景,记得,小时候,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前后,就是猜灯谜的黄金时间,各种与猜谜有关的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扑面而来。还有不少单位公开进行猜灯谜活动,让广大员工和邀请社会人员参与,猜对的有小礼品相送,虽然只是象征性的礼品,也让不少猜谜爱好者趋之若鹜。

湖区的猜谜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朴实劳作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如果熟悉身边事物的和熟悉这一代人物风情就很容易猜出了来的,譬如:房后一棵葱,掐掉红洞洞。(旧农村的土灶烟囱);又如:黑公鸡,绿尾巴,一头栽到地底下(红萝卜);青石板,板上钉,青石板上钉洋钉(夜空星星);就要有很深的人地方生活韵味,也可以难倒不少人哩。还有比较文雅的,如: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摆下八卦阵,单捉飞毛将(蜘蛛);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做着个白娘子(花生);更有诙谐的,譬如:蹒跚蹒跚真蹒跚,立那没有坐那高(狗狗);兄弟俩一般高,腰里别着个杀猪刀(旧木门插销);两个老婆婆,一个喜欢仰光睡,一个喜欢爬那睡,一个老婆婆去尿尿,一个老婆婆不知道(瓦)。依稀记得,都是上一辈人口头流传先来的,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这种不断传承着地民俗文化被广泛采用。

灯谜源于与谜语。谜语是我国民间文学的一种特殊形式,古时称“隐语”。它起源于春秋战国,那时各国大臣常用暗示、比喻的手法影射事物,以劝谏君主采纳自己的主张,逐渐形成了谜语。汉朝时一些文人常用诗词、典故来制谜,出现了妙喻事物特征的事物谜和文字形音义的文字谜。南北朝时文人常以制谜、猜谜来斗智,制谜技巧逐渐成熟。隋唐时谜语由民间进入宫廷,许多皇帝都喜欢猜谜。北宋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文化娱乐生活的丰富,猜谜成为市民的一大乐趣,水滸传就有大段描写正月十五一灯节禁禁的描述,还有。南宋时,每逢元宵节,人们将自己制作的谜语挂在花灯上,供人们边观灯边猜谜取乐。南宋都城临安的花灯谜居全国之首,被誉为“灯谜之乡”。明清时期元宵节猜灯谜更加盛行,并出现了研究谜语制作的专门著作。谜语就这样成了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并一直流传至今。红楼梦里描绘花灯谜语就有:寄真心于山间日月、雨中风景(晴雪);来时勿使芳菲歇(惜春);中翁如何做翁仲(颠道人);樵夫日相寻(焦大)也是隐喻灯谜。

这几年,单位每年都举办灯谜比赛,它应该演变成一种员工交流思想与文化娱乐的象征活动了,没有了旧时,那种热热闹闹的可供观赏游戏了,也许,不断涌现出的新载体将会更加契合人们的与时俱进的新生活了。但是,旧年那些老掉牙的乡村灯谜却久久不肯离去。

又到一年的元宵节,挂灯赏灯。我对这个节日特别喜欢,因为在小时候,那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日子。每年元宵节又能吃又能玩,小孩们最爱的就是拿着大人给扎的各种灯笼到处跑。

我玩过各种自做的简易的灯。有可爱的桔桔子灯。拿个桔子,用刀将桔子皮上划上线条,把不用的桔皮小心地拿掉,再小心的取出肉瓣,一个一个地吃到肚里,一个空花篮就做好了,然后找个小棍子挑起来,放一截就快燃光的蜡烛,到晚上点了蜡烛,就是一盏能烤出桔子油香味的小桔灯了。

有挖空的大头菜灯。这种灯玩得最多就是那帮顽皮的小男孩们。在以前一个大头菜,都能抵一餐饭,家里一般不让我这么浪费。元宵节那天,一定会有种大头菜的人家会损失几个大头菜。一般这个现挖现做,把里边肉掏空,用一根竹竿削尖,从底部插入大头菜,再固定好蜡烛就行,就是一个可以举着玩的大头菜灯。男孩们有时会成群结队地边打闹边举着灯,从我家门前走过。我没做过这种灯,可曾跟一个小孩子借

来举了一下。我觉得太重,竹竿又不光滑,其实一点也不好玩,不过那些男孩能玩得很疯狂。

有普通的圆灯笼。圆形这种形状就是最普通,最传统的,就用细竹篾扎好圆形的架子,再一条条地糊上红纸,看着普通,这个其实更难,因为要想扎圆,纸糊得好,还得有一定技术。

还有简洁的荷花灯。一年的元宵节,妈妈在晚饭前,匆忙地给我扎了个荷花灯。妈妈就因地制宜地用家中的细铁丝,给我做框架,再用剪成花瓣形状的白报纸糊在细铁丝上,然后用毛笔把粉色晕染在每一瓣的上部。当我吃晚饭拿着妈妈做的荷花灯去看灯会时,好多人在夸我的荷花灯好看时,那种自豪油然而生。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的兔子灯,那是我儿时

过年,回先生老家,那个米酒飘香的宁波百梁村。

从城市到乡间,似一场飞花轻梦,百梁村因一座百梁桥而闻名遐迩,百梁桥建于北宋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横跨鄞江之上,被称为“浙东第一廊桥”。

人桥,撞入眼帘的是“百梁桥”三个鎏金大字,承载着新一轮又一轮的沧桑。往深处走,乡村的天空袅袅炊烟,村子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溜儿老人们在村口排排坐着晒太阳。然后才是鸡对鸭的宁波方言和高高低低并肩挨着的村舍。我的脚步也随之慢了下来。在此刻,有一种敬重,越进心底,在百梁桥的寂然矗立与千年期许中,入一味自我的禅。

坛坛罐罐里的米酒味儿一屋比一屋浓烈。我最爱吃的海鲜一应俱全。家酿的米酒口感香甜,后劲十足,几盅米酒

乡村过大年

◎湖州石油分公司 汤一宁

下来,便醺醺然醉眼迷离,错过了点燃烟火的美好时光,错过了爬山祭祖叩拜仪式,也错过了土狗们打架的激烈场面……没有错过的是从床上爬下来直接坐上饭桌,听家人们叽里咕噜谈南海北的闲嗑闲话,然后,再从饭桌下来,一路迷糊着爬上床,跳过洗洗刷刷,第二天再补上。吃吃睡睡,神仙一样的日子。

第三天一宿没睡安稳,就是为了能听见手机铃声在六点钟之前爬起来,做卤水豆腐。当然,我的参与程度不及百分之一,动手部分仅限于扶盆提盖之类,动嘴部分那是从头到尾。守着灶头和锅子,等待着豆浆开始在大锅里翻滚飘香,终于喝到了真正的纯豆浆,浓真的香,无法言述。做豆浆的卤水,据说比一般卤水。我最爱吃的海鲜一应俱全。家酿的米酒口感香甜,后劲十足,几盅米酒

左拍一张右拍一张,还不时在手机上记录在案,视若珍宝。众人皆含笑:卤水豆腐,我们这儿多了去!

最后,新鲜出炉的豆腐大餐上桌,家人们知道我口水流了一地的辛苦,让我独享。百梁村过大年,整座村落像个大厨房,到处是忙忙碌碌的身影,到处热气腾腾。蒸煮烧烤、锅碗瓢盆,眉飞色舞,满满当当的时间匆匆过去却浑然不知,轻振唇间余留的米酒与豆浆味道,从未觉到“水”是如此的甘甜纯香。

犹记临别前,土狗用它湿润的小舌头舔舔我的手指,用以作相送。

我那颗心,却留在了百梁村。留在了千年古桥的沉淀中。留在了米酒萦绕的土砖瓦房。留在了可以任我自由奔跑的稻田里。也留在了乡亲们拜年的红红火火中。

三门峡的白天鹅

◎三门峡石油分公司 路尧

少,白天鹅多,视野开阔,是一个绝佳的白天鹅观赏点。

不料,当我们赶到时,数公里长的岸边已有了好几百人,小车、摩托车、三轮车排成了行。我们相视一笑:真是英雄相见略同,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一块。

天造地设,这里真是白天鹅栖息的风水宝地。岸边的山在这里突然向后缩去数百米,形成了一块几百亩大的半圆形湿地。秋天,大坝放水泄洪,这里变成了肥沃的良田,附近的农民就在这里种植花生、玉米、高粱、豆子;冬天,大坝积存的水发电,这里变成了一弯浅浅的碧水。水中丰富的水草和许许多多收割时遗漏的庄稼,还有远离村庄、避风向阳的自然环境,都成了吸引白天鹅的优越条件。

站在岸边放眼观看,不由人惊叹不已:偌大的水面上远远近近疏疏密密到处都是白天鹅,像天空漂浮的片片白云,如田间盛开的簇簇棉絮,似草原上那洁白的羊群,蔚为壮观;天鹅的鸣叫声此起彼伏,

接连不断,高亢嘹亮,悦耳动听,像一首首交响乐,飘过碧波荡漾的湖水,在蓝天大地间回荡。

离我们最近的白天鹅只有几米远,那优美的体态、高昂的脖颈、洁白的羽毛、黑黑的眼睛,就连那滑动的双脚也都看得清清楚楚。面对数百陌生的“观众”,它们一点儿也不惊慌,不害怕,我行我素,怡然自得。有的像调皮的顽童,在水中翻来滚去,尽情嬉戏;有的像匮乏的孩子,把头藏进翅膀底下,一动也不动,只管自顾自地休憩;有的三五成群,你追我赶,逗乐玩耍;有的像训练有素的队伍,排着整齐的一字型,踏波逐浪,驶向远方。观看的人们,指指点点,笑声不断,大家都想把白色的精灵所感动和感染,不少人拿出相机不停地拍照,大家都想永远留下这难得的瑰丽美景。

真不知三门峡该感谢白天鹅,还是白天鹅该感恩三门峡。因为有了白天鹅,三门峡的冬天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因为有了三门峡,白天鹅的身姿才更加靓丽妩媚。

野芦苇

◎管道储运公司 陈茜

贵、不戚戚于贫贱的勇气与担当。野芦苇不论长于何地,都勾勒出“生存”的坚定与执着,它们虽然外表看似纤弱,但却敢于接受风雷雨打的雕琢。野芦苇有极强的生命力和团队精神,它们无需任何的播种栽培,即便在最贫瘠的土壤里也能自由生长,在与风搏斗、相互扶持、抵挡风雨,有的跃跃欲试,不甘落后、蓬勃伸展。尽管寒冬入侵,使它们失去了往日的朝气蓬勃,但在经过了一番历练后,更添了一份意气风发、凛然傲骨,娓娓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庄严。

比起轻佻浅薄的花朵,野芦苇更多是一份清高。它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屑于只做温室里的花朵,也不愿改变自己来取悦他人,它们有它们自己特有的价值。人们常把芦苇花扎成笤帚来清扫家园;用花絮填满枕头充实梦乡;用苇秆

可造纸、编织帘、席等供人享用;此外,芦苇还能保土固堤、净化水质,并且有很好的清肺健脾之效,受到了医、药学界的重视。

野芦苇是浪漫的,假使你寄身于木筏之上,撑一支长篙向水中央缓缓漫溯,若水面上没有了芦苇,也就没有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情画意。野芦苇同时也是多情的,所谓“蒹葭者,芦苇也,飘零之物,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芦苇将根深深扎在滩涂中,任凭风序跟着风踟蹰起舞,心却时时刻刻牵挂于根。它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恍惚间便能化成恒古的宁静,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相思。

芊芊芦苇,朴实无华。我之所以钟情于你,是因为你让我知道——即便路上没有花朵,我也依然能够欣赏“荒芜”。

儿时的花灯

◎浙江台州石油分公司 李英帅

最精致的一盏灯了,可惜我拥有它只是很短暂的几分钟。那是一次的元宵节,我小妹送给我的。小妹那几年一直在海南岛,很少见到她,那年的元宵节,我突然看到小妹提着两盏灯,来到我的面前,让我惊喜地不得了。一盏是五角星灯,一盏是兔子灯,特别是那个兔子灯,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两只长耳朵高高地竖着,用刀剪成一丝丝的一团纸尾巴,两只眼睛还是用红颜色填上,特别是这个小白兔是可以走动的,它的脚是用四个原木的算盘珠子装上的,可以用绳子拖着拉动。小兔子灯笼太可爱了。

虽然那个五角星灯也很好看,可一比这这么可爱的小动物,我和我姐姐都被它吸引住了。为了那个小兔子我们两个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

来举了一下。我觉得太重,竹竿又不光滑,其实一点也不好玩,不过那些男孩能玩得很疯狂。

有普通的圆灯笼。圆形这种形状就是最普通,最传统的,就用细竹篾扎好圆形的架子,再一条条地糊上红纸,看着普通,这个其实更难,因为要想扎圆,纸糊得好,还得有一定技术。

还有简洁的荷花灯。一年的元宵节,妈妈在晚饭前,匆忙地给我扎了个荷花灯。妈妈就因地制宜地用家中的细铁丝,给我做框架,再用剪成花瓣形状的白报纸糊在细铁丝上,然后用毛笔把粉色晕染在每一瓣的上部。当我吃晚饭拿着妈妈做的荷花灯去看灯会时,好多人在夸我的荷花灯好看时,那种自豪油然而生。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的兔子灯,那是我儿时